



第三期 2004 年 11 月 1 日發行 No.3, November 1, 2004

【田野與研究手記 1】

台商社群的「關係敏感帶」與「象徵行動群聚」

吳介民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The "Guanxi-Sensitive Zone" and "Symbolic Clustering"
of Taiwanese Business Communities in China

Wu, Jieh-Min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ssociate Director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volatility inherent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s provided a niche for China studies in Taiwan. While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focused primarily on major political issues and has yielded important findings, the author is calling for a "social turn" in view of the significance of cross-Strait societal and cultural change on the long-term relationships of both sides. This research note thus asks severa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behavioral patterns of Taiwanese business communities in China: How do they overcome the problems of policy uncertainty and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transparency? What role do the Taiwa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s (TBAs) pla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various levels of Chinese government? In particular, why do the TBAs make such great efforts to engage in seemingly trivial activities from a symbolic and ritual point of view? In accordance with recent field research, the author tentatively uses several analytical tools, such as the "public/hidden transcript," "guanxi-sensitive zone," "symbolic clustering" and "symbolic rhetoric," to approach these puzzles.

兩岸關係研究是台灣在中國研究中一個利基。兩岸由於政治敵對，國家安全、主權爭議、軍備競賽、國家認同等話題吸引人們的眼光。學界由於政策諮詢的需求和政治關懷，也必須處理這些議題。最近，比較多學者漸漸把問題轉向社會面向的研究，可算是一個「新興領域」，倒不是這些問題原來沒有人注意，事實上報章媒體零星星的「非系統性資料」還蠻豐富的，而且每年數以百萬計的台商、台幹、探親、觀光活動在中國展開，若非「習而不察」，無言的體會絕對不少。此外，目前也有一些研究計畫，採取量化的方法在累積資料當中。但是，從田野觀察訪談資料中，抽繹出定性的(qualitative) 分析，也是頂迫切的。作者想從最近的實地訪談中，拋磚引玉，嘗試提出幾個分析性的概念。

公開台詞與隱蔽台詞

最近這一趟田野之旅，剛好碰上所謂「溫氏效應」的宏觀（總體經濟面）調控。由於中國經濟尚未完全走上資本主義式的制度規範與行為模式，因此，宏觀調控一搞起來，最後比較奏效的，往往是走行政管制的老路。這種管制的手段，仍然帶有市場改革前指令性經濟(command economy) 的某些政治特質，這使得政治的敏感性特別突出。我們知道，外資對於中國政策的無預警更迭，常常不知所措而抱怨連連。如何在政策不確定性高、制度不夠透明的環境中求生存，一直都是外資在中國隨時警惕的事情。台資、台商、台幹處在這個大環境也不例外，只是他們似乎比較知道門道，能夠靈活運用各種文化制度優勢來抵消政策不確定的衝擊。在此，我們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每當政策變動周期來臨或兩岸政治緊張期，觀察台商的談話，或者更精準地說，分析研究者本身與台商的對話與互動，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素材。

首先，台商講話或接受訪談時的公開台詞(public transcript) 和隱蔽台詞(hidden transcript) 之間，常常有相當大的落差，尤其是有中國官員的場合。但是，並不是說公開場合說的是「假話」，私下聊天才講「真話」。其實不管「前台」、「後台」，兩者都是值得詳細抄錄的文本。田野調查的「後製階段」，就是反覆比對，再三吟詠，以待下回訪談持續追蹤。

「老張」擁有美國學位，是台灣一家商業銀行派駐大上海區的代表，曾經被總行派到美東工作，國際經驗豐富，對於兩岸之間金融業的制度差異非常嫻熟。老張認為，台商在一些地區，「把大陸的銀行員的基本觀念訓練的非常好，事實上是幫他們建立起制度。」老張在此最重要的工作便是部署成立分行。但是由於中台兩地以及兩岸之間各種障礙，分行的設立裹足不前。台灣的銀行派駐中國的代表處，不能營業，只能做「信用調查」。因此，我們問到，為何台灣的總行派他在這裡做「沒有利潤」的生意？他說：「政治雖然有時候無法解開，但真要解

開的話很快。本來在今年總統選舉之前，很多東西是很快在進行的，像我們這邊籌備工作本來也都進行的很好，那三二〇之後一切都變了，我們所做的都白費了。就是說政治的變動會一夕之間就發生，我不太了解本地政府對於陳水扁政府反應這麼激烈，忽然之間什麼都沒有了，口氣什麼的都不一樣了。但我想，現在陳水扁政府目前一直在釋出善意，將來我想也許會有很快的變化也不一定。」（清大中國研究學程研究生張育寧記錄）

從這段公開訪談的記錄中，我們知道老張是在這裡做鋪路造橋的開拓工作。本來的盤算是三二〇大選之後，分行就可以順利上路，想不到「政治的變動一夕之間就發生」，先期的準備工夫泡湯了。其實以老張的幹練世故，怎麼會不了解「本地政府對於陳水扁政府反應這麼激烈」。他的先期作業也不算白費，因為他很清楚，如果不預做準備，一旦時機成熟，政治解凍，就會措手不及失去先機。他的準備工夫之一，就是「餘暇時」幫忙台商協會做些公關服務，排除疑難雜症。從他的工作性質和談話內容來看，他對三通是持相當正面的評估。訪談結束之後，作者與他私下閒聊。他卻說，台灣在處理三通問題上面還是要小心、步步為營。甚至在台灣資金進入中國市場的問題上，他也「委婉地」暗示，如果沒有適當的管理，並不是不會發生問題。無論如何，從老張的談話中，我們也感受到，一旦三通開放，兩岸之間的社會經濟連帶，將會發生多大程度的變化。

「關係敏感帶」

做研究時，我們觀察受訪者，受訪者也在觀察研究我們。人們講話的形態、語氣、內容，和談話時的「社會空間生態」息息相關，也和訪談者臨場的互動環境相扣。台商在「自己人」的場合，當然比較自由、比較放得開。但是，所謂的「自己人」和「他者」的界線，並不是銅牆鐵壁相隔的兩個範疇，毋寧是一種漸層式的光譜。往往，即使在自己人之間，由於不同的政治立場、不同的利益，講話還是會小心，怕惹麻煩，也不想破壞「感情」。感情與信任，是建立在長久的「關係」上面。「關係政治學」，既是我們研究者的研究課題，也是必須謹慎實踐的田野技巧與田野倫理。作者想把這個綿密而複雜的關係層次，稱作「關係敏感帶」(guanxi-sensitive zone)。由於兩岸之間三不五時的緊張，以及中國政治的「特殊性」，我們在大陸做訪問，就是隨時在捉摸關係敏感帶的分寸，拿捏不夠精準，就會像老張所說的：「忽然之間什麼都沒有了，口氣什麼的都不一樣了。」如何準確抓住這些關係政治學的敏感帶，是研究者首先遭遇到的挑戰。

談到關係政治學，必須提到我們在上海訪問一位財務分析師「老王」。老王冷靜、敏銳、而熱情，曾在一家做內銷的台商企業工作，專攻財務與會計。一般認為，在中國做內銷困難重重。他以切身的體驗指出，外資在大陸想要跨出單一省分的經營模式，最重要的是「內部控制」。內控做得好，才有可能經營全國性

的市場。關於報稅的問題。他強調：「台商在大陸一定要守法，如果老是逃稅，會變成中國政府藉此威脅控制的工具。在中國，會用稅務指標來控制企業，有些台商因為對稅務狀況不懂，承襲之前的台商習慣，而惹上一些問題。最近很多在東莞的台商因為查稅待不下去，就是這個現象的最好例證。」乍聽之下，老王不過是在彈「誠實報稅」的老調。但是，他還補上一句：「聰明的企業應該要做一些漏洞讓地方政府抽查，日後再補稅，好讓地方政府官員有些功績。」（清大中國研究學程研究生劉小璐記錄）既要誠實經營，又要刻意留下小漏洞給官員做業績，老王把台商的報稅技巧，講得鞭辟入裡。

談到台商協會，老王認為遇到麻煩時，台協的功能並不是很強。他的看法是：「只要願意花錢，事情就一定能解決。」這樣的回答，不禁讓我們想到，過去許多觀察和報導，都傾向認為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在地方經濟制度與行為上有相當的歧異。例如，許多台商都指出廣東的貪污遠比蘇南地區嚴重。老王跑遍大江南北，我們問：昆山政府是不是真的比較廉潔？他的說法是：「遇到問題，在昆山事情的確比較好解決。比較起來，廣州地方政府就十分難處理。」但是，他認為問題本質上不在地區的差異，因為「基本上都是用同一套制度。」政商關係網絡結構的地域特殊性，才是長三角與珠三角的關鍵差異所在。

台商協會：象徵行動的群聚

隨著兩岸經貿社會關係的加深，我們也不難發現，愈來愈多的台灣人在大陸結婚生子、舉家遷徙、落地生根，不但已經形成一個個台商、台幹群聚的社區，也逐漸在編織一個跨海峽的社群網絡。在這個社群網絡中，各地的台商協會，到底扮演什麼角色？以前述老張的經驗，台商協會真正解決麻煩問題的功能似乎不強。而另一位擁有美國學位的「志哥」，在我們訪談時，就直接回答說：台協不過是「喝酒的地方」。我們參訪東莞台協時，發現它的分會組織相當綿密，活動頻繁，也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給會員。因此，不禁令人好奇，台商協會在大陸，對於台商在處理政商關係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其虛實如何？更進一步，在中國市場社會發展過程中，行業協會、非營利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冒起，台商的社群網絡行為，對於這個社會是否帶來任何有意義的影響？

這幾個問題值得深入研究。在這裡，我想打個比方：台商協會和台灣人社群之間的關係，有點像一個人的商業名片和它所代表的公司。公司經營好壞、實力如何，是真正關鍵所在。假若王永慶沒有名片，他並不會失去他的「身分」，也隨時可以到北京作客。但是，不是每一個台商都是王永慶。名片提供一個人展演自己的機會，提供一個認識新環境的界面，也提供一種揭示身分認同的方式。台商協會這張「名片」，幫忙台灣人在社群內部，編織一個常態化的資訊流通交換的網絡；而對外則以這張名片為「門面」，去經營集體性的政商關係。在台商協

會看似零零散散的活動當中－ 法令說明會、高爾夫聯誼、法律諮詢服務、交通違規處理、海關服務、春酒、尾牙等等－ 資訊就在其中流通；同時，不論是私人情誼信任關係的經營，或是官方儀式性的行為互動，也在這個場域黏合聚集起來。這些細瑣而低風險的集體行動，乃是以象徵台詞(symbolic rhetoric) 為媒介，在互相試探雙方對於特定議題的關係敏感帶。從這個角度來看，通常經濟社會學家研究的產業群聚現象(industrial clustering)，就必然包含著另一個不可忽略的文化共構面，亦即， 象徵行動層面上的聚合現象(symbolic clustering)。象徵行動群聚現象的單門在於：這種看似無實效的行為，一旦在社會規模上達到某個關鍵門檻，則很可能產生巨大的報償，不論這些報償是正向的、還是負面的。「名片」是一個公司在象徵符碼上的門面，有揭示、表態的效用，是公開的台詞。東莞台協入口玄關處，有個大告示牌，上面貼滿了密密麻麻的各個分會的活動預告，告訴人們其組織活動的繁盛、貼心的經營。這讓人想到，東莞近年來花大筆資金建設的市政中心，其超現代的富麗堂皇，無非也在精心印製一張代表身分的名片。



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300 新竹市光復路2段101號
101, Section 2 Kuang Fu Rd., Hsinchu, Taiwan 300, R.O.C
TEL : 886-3-5715131-4547 Fax:886-3-5751917
website:www.cfcc.nthu.edu.tw
email:cfcc@my.nthu.edu.tw